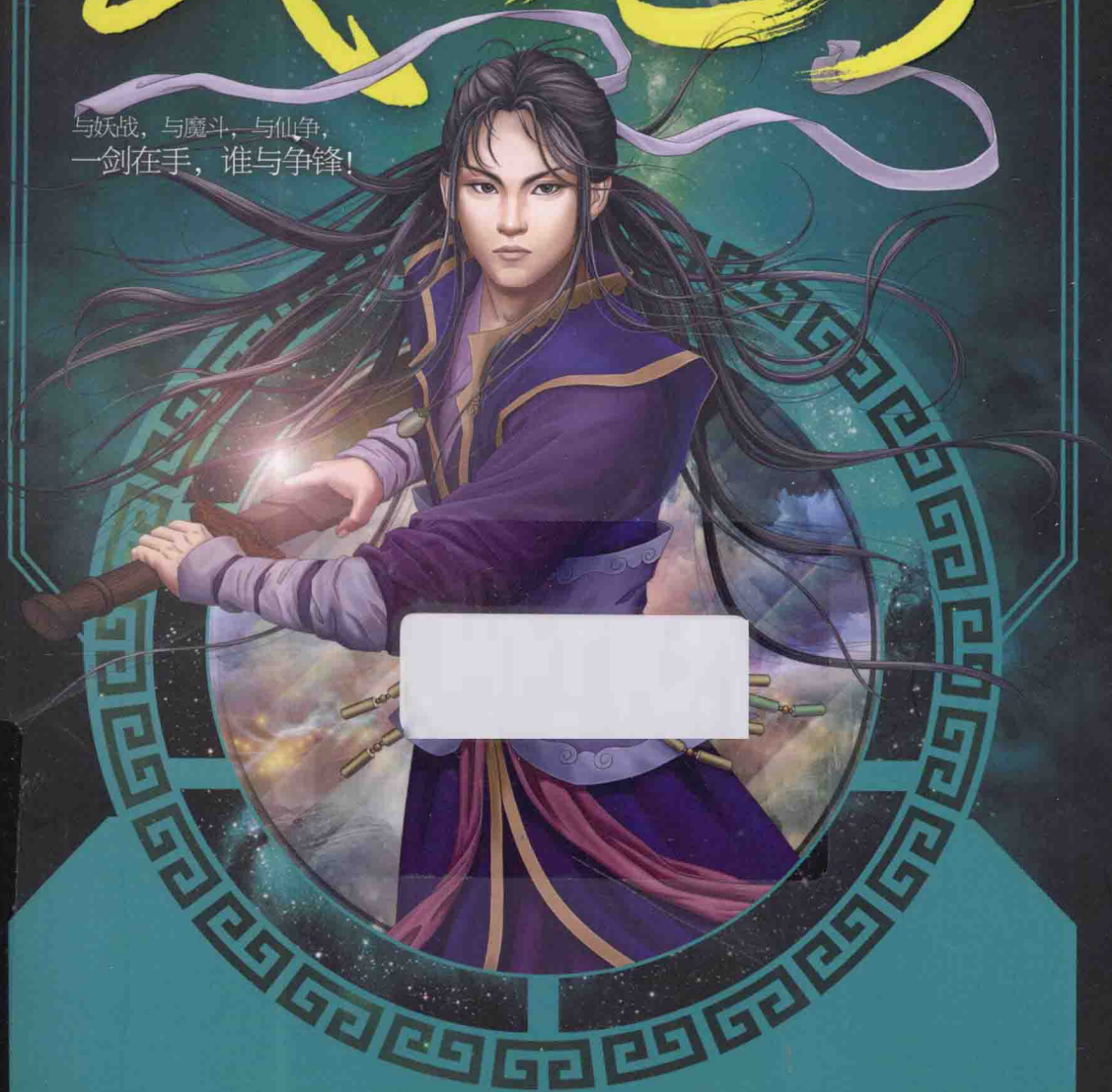


何常在◎著

武动苍穹²

与妖战，与魔斗，与仙争，
一剑在手，谁与争锋！



踏破十洲三山，
问鼎终极强者！

腾云驾雾
海外飞仙
生死对决
千年秘辛

撞破千年阴谋，
突破极限东海大战飞仙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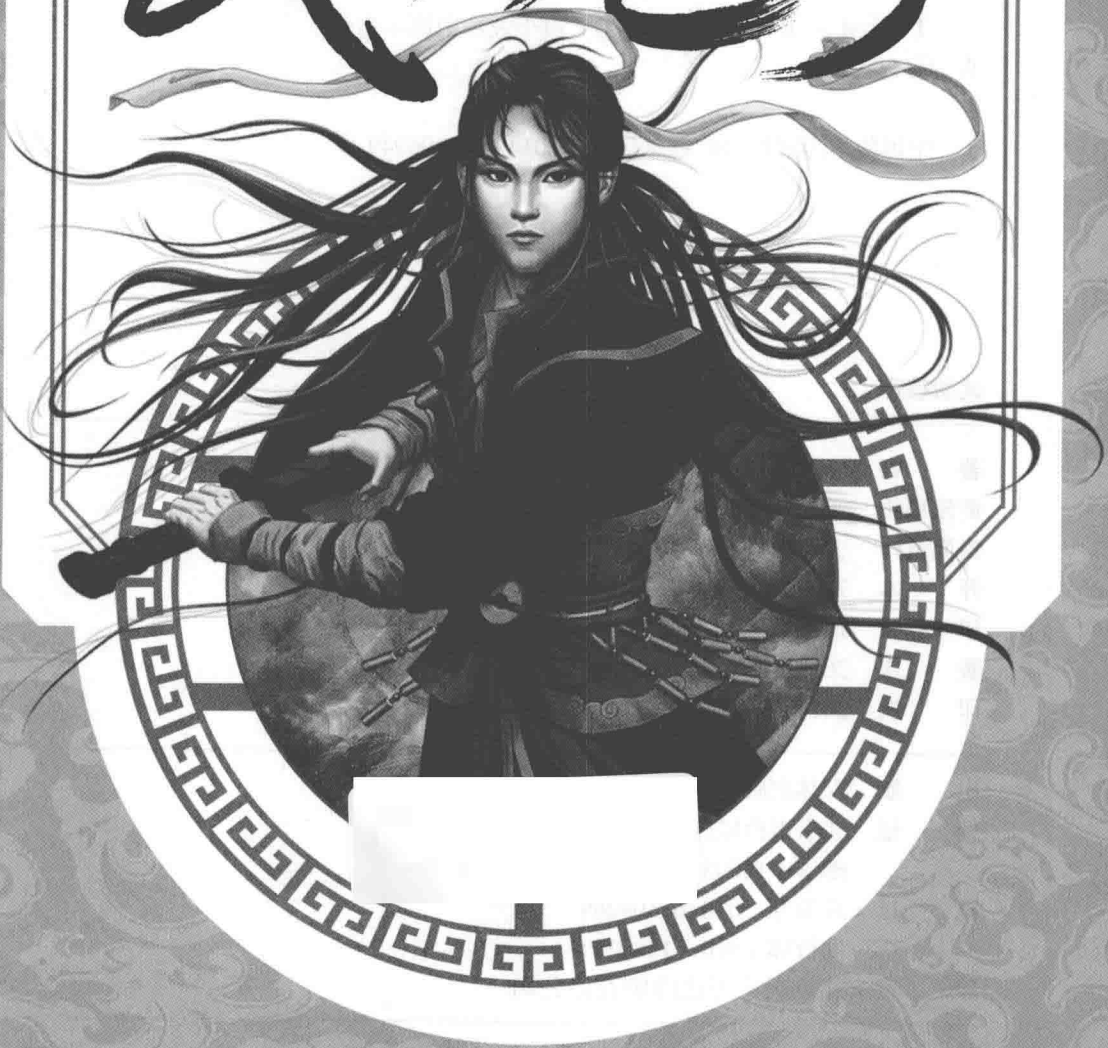
知名作家何常在开启首部奇幻巨作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何常在◎著

武动苍穹²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武动苍穹 . 2 / 何常在著 . — 长春 : 吉林出版集团
有限责任公司, 2014.10

ISBN 978-7-5534-5550-1

I . ①武… II . ①何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06049 号

武动苍穹 . 2

著 者 何常在
责任编辑 顾学云 奚春玲
封面设计 书舟设计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 15
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 15-18 号底商 A222
邮 编 : 100052
电 话 总编办 : 010-63109269
发行部 : 010-51582241
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534-5550-1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定价 25.00 元

举报电话 : 010-63109269



目 录

01 最难消受美人恩 / 001

堂堂无天山的无喜公主，当着三元宫灵动掌门及一众弟子之面，竟如情窦初开的少女，脸若桃花，声如蜜汁，向张翼轸做儿女情长的依依之态，怎不让人心中惊诧万分，直看得众人面面相觑！

02 祖洲使者 / 029

话音刚落，大门无风自开，一片祥云涌入殿内。祥云之上站立一名中年男子，面如重枣，颌下一尺长须，双目如电，身长足有一丈，头顶之上紫气缭绕，当前一站，威风非凡。

03 掌门大典 / 063

且说一众人等心思各异地等候在三元殿之前，眼见日上中天，忽然听得钟声一响，顿时数千人正容肃形，一时鸦雀无声。修道之人定力果然了得，数千人收声之后，只听得风声林响之外，竟是全场寂然，连一声咳嗽都无人发出。

04 捆仙索 / 087

流火点点，流光溢彩，只闪烁了片刻，就从虚空之中慢慢现出两个人影来。其中一人却是一名老态龙钟的老妪，手拄拐杖，看上去倒是慈眉善目。老妪右手抓着一根金黄耀眼的绳子，绳子一端严严实实地捆着一人，正是红枕！

05 大战罗远公 / 117

罗远公离张翼轸尚有十丈之远，右手一掌伸出，看似平淡无奇，张翼轸却陡然间发觉罗远公的手掌迎风便长，瞬间长到房屋大小，隐隐携裹雷电之势，手掌之上火光冲天，以铺天盖地的威势将张翼轸周身上下全部笼罩其中！

06 绝处逢生遇怪人 / 145

张翼轸暗觉好笑，眼前三人个个怪异无比，虽是高人，却脾气各有古怪。玄问子长相儒雅，却生性急躁。玄天子长相不堪，说话和声细气，却又脸皮忒薄。只有玄真子行事言谈还算稳重，应是三人之中最为老成之人。

07 千年秘辛之一天柱 / 183

这一天柱，莫非是哪位仙人在天庭之上，听闻凡间邪魔作祟，心念一动，随手掷笔而出？仙人之笔化为惊天之柱从天而降，将邪魔镇压其下。据传，一天柱下通九幽，上接九天，不知长有几十万里，千年以来，从未有人可以飞临到一天柱之顶一观！

08 鬼仙心经 / 211

事不宜迟，成华瑞也顾不上许多，暗中念动《鬼仙心经》中的鬼形术，也不顾阴气入体会伤及肺腑，当即炼化少许阴气，身形渐渐淡去，若有若无化成一股肉眼几乎无法看到的轻烟，悄然向远在上百里外的洞口飘去。



01 最难消受美人恩

堂堂无天山的无喜公主，当着三元宫灵动掌门及一众弟子之面，竟如情窦初开的少女，脸若桃花，声如蜜汁，向张翼轸做儿女情长的依依之态，怎不让人心中惊诧万分，直看得众人面面相觑！



谁家仙子舞清影

话说张翼轸和画儿在小妙境上相伴度日，平日里虽然有时玩玩闹闹，但也不敢懈怠，都勤加修炼道法，以期早证大道。只是灵空久未露面，也不知忙什么去了。

谁知这一日中午时分，灵空突然满脸堆笑地出现在小妙境，手中竟然提了一个食盒。

张翼轸深感意外，自从他来小妙境后，灵空从未在吃饭时露过面，今天不但难得出现，而且还带来了丰盛的食物！看着灵空颇堪玩味的笑容，少年心中嘀咕：莫非师傅真的如九灵道长所说，特意烧菜给他吃，就是为了和九灵道长的厨艺一比高低？

灵空被张翼轸一脸狐疑的笑容唬得心里没底，不打自招：“翼轸，师傅先前没烧菜给你吃，只是忙于他事。现今你这小妙境上新添画儿，虽不是我的徒儿，总算是我徒儿的师妹，所以师傅我再忙也要亲自下厨做些美味佳肴，就当是欢迎画儿入住小妙境，你也不过是借画儿之光尝尝师傅的手艺罢了，不可多想其他！”

“多想什么？比如……”

“比如九灵老儿！”灵空“哼”了一声，气呼呼地不理张翼轸，径直走到画儿面前，和声细气地说道：“画儿，师叔给你烧了些饭菜，快来尝尝是否可口？若是好吃，下次师叔再做给你吃！”

也多亏张翼轸教了画儿一些人情世故，才没有让画儿问出“师叔是什么东西”的话来。不过画儿昂着头看了灵空片刻，居然看也未看食盒中的食物，说道：“画儿不吃饭菜，只吃水果。师叔，山涧对面就是画儿最爱吃的葡萄，要不你飞过去帮画儿摘来？”

灵空哭笑不得，一脸晦气地将食盒扔到张翼轸面前，说道：“正好便宜了你小子。只管吃，不许妄加评论。”

张翼轸也觉好笑，灵空竟是对他的厨艺颇不自信，生怕输给九灵，当下说道：“师傅，你我师徒二人还从来没有在这小妙境上以天地为屋，临风听潺潺水声对酒当歌，今日正当时机，岂可错过？”

灵空一听也一扫沮丧之意，从食盒之中将食物一一拿出，又从身后变戏法一般拿出一坛酒来，豪气顿生，说道：“好徒儿，今日师傅就好好陪你大醉一场！管他谁输谁赢，到头来还不是一场空？我灵空又岂会和九灵老儿计较短长！”

张翼轸哈哈一笑，斟满两杯酒，和灵空一饮而空。一时想起自从离开太平村，又误打误撞拜灵空为师，入得三元宫，其后华山论道，灵空中途逃走，等到回来灵空从



王屋山清虚宫返回途中竟也记得去家中看望爹娘，虽说灵空这个便宜师傅并无尽到为人师表的职责，但倒也细心周到，对他多有关怀和爱护。想到此处，张翼轸不觉眼圈发红，低头急忙吃了几口菜，唯恐灵空发现。

灵空见张翼轸吃菜，方才的坦然消失不见，神情突然紧张起来，小声地问：“翼轸，饭菜是否可口？”

一句话便将张翼轸的感慨万千逗得烟消云散，呵呵一笑，这位故作深沉的少年又夹起几样菜，放入嘴中慢慢品尝一番，直等得灵空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上，眼见就要急得跳将起来，他才慢条斯理地说道：入口三分味，回味无穷香！师傅，你这饭菜色香味俱佳，相比九灵道长的手艺丝毫不差，最重要的一点是胜在饭中有情菜中有义。烧菜之时若是用情用心加入其中，这饭菜便是吃在口中留在心里了。”

灵空一愣，片刻之中喜笑颜开，拍拍张翼轸的肩膀，哈哈一笑说道：“翼轸，有你此言，不枉师傅忙活一场！好教九灵老儿得知，我灵空烧菜手艺不比他差，而且还胜在真心实意之上。”

话题一转，灵空又问道：“翼轸，近来道法进展如何？”

难得灵空问起道法修为，张翼轸想了一想，暗中一试道力，只觉体内道力运转流畅，只是龙息潜藏其中，颇有一些难以控制之处，便如实答道：“好叫师傅得知，我这一身道力，应已入境。只是道力之中蕴含有倾颖所留的龙息，总有一丝涩滞之感，不知如何处理？”

灵空先前对倾颖特意留龙息于张翼轸体内一事也记在心上，当下伸手一探，抓住张翼轸手腕试探一番，略一沉吟，说道：“龙女龙息乃是灵力，地仙以下无法炼化，是以此事为师也无力帮你。不过……嘿嘿，我三元宫已有地仙，怕是不久便有人主动前来助你一臂之力，我这个便宜师傅又可偷懒一次了！”

说着，灵空竟是得意地大笑不停，似乎占了天大的便宜一般。张翼轸却暗暗期待，心道若是将龙息彻底炼化为己所用，只怕功力应是大为增长，不知会到什么境界？到时若是自己再勤加修行，或许不久便可御剑飞空。

张翼轸心中宽慰，不由多喝了几杯。喝得三四分醉意之时，回头一看，却见画儿正一人静静地坐在花草丛中，痴痴地望着天边云朵，一言不发地出神。

张翼轸心中奇道，以画儿这般孩童性格，怎的也有这般安静时候？而且见她双眼痴迷，一时沉思，孩童的天性全然不见，竟像是心事重重的模样！

画儿心性纯净，怎会有心事？莫非她记起了往事不成？

一时心血来潮，张翼轸喊道：“画儿，你为何发愣？可是想起了什么？”

画儿一怔，便如受惊的小鸟一般突然醒来，愣了一下才对张翼轸笑吟吟道：“主





人师兄，画儿只是忽然觉得天地悠悠，世事沧桑，仿佛已经在这世间留恋了千年，但总是感觉远远近近，想不分明，所以一时出神。不过既然忘记，何必再想，徒增烦恼！主人师兄，画儿见你和师叔相对喝酒，无乐助兴，不如画儿抚琴一曲，好叫主人师兄下酒！”

“好！”张翼轸兴趣所致，一时也不计较画儿的“主人师兄”听起来是如何别扭，更未在意画儿话中的感慨哪里是初生之人所能感悟得出！正要抚掌，转眼间又想到这小妙境之上哪里有琴可弹？

正懊恼间，忽见画儿将身一跃便飞到空中，只轻轻一伸手向远处一招！

只见不知几何远的云海之中，突然飞出一缕云雾。云雾如白绫飞空，被人牵线一般飞到画儿手中。画儿将云雾置于双手之上，双手左右分开，只见她运手如飞，眨眼间一具白云所成的闪耀七彩光华的古琴便出现在手中。

画儿双手捧琴，缓缓从空中飞落，然后盘腿坐于花间，素手纤纤弹动琴弦。

只听“铮”的一声……只一声琴响，四周便刹那间安静下来，一时风声、鸟声和水声全部远去不闻，只余一缕清音恍如天际飘来，渺渺间回响于天地之间，远时如在天边遥不可闻，近又如如在耳边喃喃低语。

张翼轸呆痴一般，任凭杯中酒洒落地上，灵空更是愣愣地将一杯酒全部端进了脖间，却恍然不觉。二人犹如石化，呆若木鸡地远望静坐花间的画儿双手纷飞如蝶抚琴弹曲。

铮铮淙淙，宛如天籁齐鸣，又如春回大地，春风拂过山涧带来鸟语花香的消息。一双手，一张琴，竟能演奏出如此空灵、浩渺恍如天乐的妙音，直让张翼轸如坠云端，不知今日何日，不知此何时，如痴如醉，如呆如傻。

不知几时，一只鸟儿从远处飞来，盘旋在画儿上方，引吭高歌，婉转啼鸣。紧接着，两只，三只，无数只鸟儿不知从何处飞来，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的鸟儿有的盘旋在空中，有的落在画儿身边，都翩翩起舞，或歌声清脆激昂，或婉转徘徊。更有几只白鹤和孔雀在空中四下飞舞，将远处的云雾引来，围绕画儿云起雾升。仙乐飘飘，云雾缭绕，宛若仙境。

“叮……”

余音袅袅，众鸟散尽，云开雾散，画儿两手一合，手中云琴再次化为一片白云，然后消散而去，只余一缕清音回荡山间，便如昨夜遗梦遥不可追。

直到画儿笑嘻嘻地来到近前，调皮地皱了一下鼻子，说道：“主人师兄，不知画儿所奏的曲子可否听得？”

岂止听得，简直就是此曲只应天上有，凡夫俗子又有几人有此福缘得闻如此天乐？

张翼轸如梦方醒，一脸激动，连连点头夸道：“画儿琴艺举世无双，翼轸今日得



闻，实乃三生有幸。”

画儿却叹息一声，不将张翼轸的夸奖放在心上，转瞬间神色黯淡下来。

“可惜画儿现在功力低微，不能离开画卷百丈方圆，否则定要凌空飞到九霄之上，看那浩渺天际的尽头，到底有没有画儿刚才忽然想到的一处亭台楼阁。奇怪得很，画儿只一弹琴，便觉神思渺渺，只觉要乘风而去，想到画儿就要远离主人师兄，心情悲伤无限……不过或许只是画儿胡思乱想罢了，莫说画儿能飞到九天，便是能飞过山涧采摘一些新鲜水果，也是高兴得很……”

“呃……”张翼轸只应了一声，心中忽有所感，还未说话，只听得“嗖”的一声，灵空已然御剑飞空，疾如闪电般飞向山涧对面。速度之快，张翼轸生平仅见，不由得暗暗赞叹，师傅的飞剑之能原来也不逊于真平！

画儿目瞪口呆地看着远去的灵空，不解地问道：“灵空师叔莫非嫌我的琴声难听，惊吓得逃跑了？”

这个画儿，有些事情无师自通，且高深莫测，有些事情却一无所知，犹如孩童，当真让张翼轸琢磨不透。如此插曲一出，刚才心中灵光一闪又消失不见，他只好摇摇头，略过不想，耐心地解释道：“灵空师叔是为你采摘水果去了……”

“我没有让他帮我采摘水果，他为什么这么热情？他是好人吗？”

“想是灵空师傅为你的琴声所倾倒，同时疼爱你这个师侄，所以才一听你想吃水果，便御剑而去！”

“御剑？可是飞空为什么要踩着一把剑？我飞天为什么不需要剑？”

“这个……我也不知，只是大凡修道之士都与飞剑心意相通，所以才凭剑而飞。画儿不需要御剑，也许是画儿乃是天地造化所成，所以与凡人大不相同。”

“也对，画儿飞天时空无所依，想飞便飞了。可是主人师兄，你为什么不会飞天？”

张翼轸不免脸红，嗫嚅道：“我无飞剑可用！”

“那主人师兄不如学我，无飞剑可用，那便御空！”画儿一本正经地说道。

御空？

张翼轸心念一闪，空无所依，何御之有？只是所闻所见修道之人凡是地仙以下，若要飞天皆御剑而行，从未想过虚空本来空空如也，如何御空飞行？虽是见到倾颖飞天驾云，而戴婵儿御风而行，张翼轸自认为倾颖和戴婵儿乃是天生神人，自有神异之处，却不承想这其中有何不同和可取之处？

云也好，风也罢，其实与飞剑相似，都可以用来飞天，但虚空渺渺不可得，又如何可以凭借呢？

不过画儿一说倒是提醒了张翼轸，他如今无飞剑可用，为何不学学倾颖和戴婵儿，





试一试驾云或御风呢？脑中灵光一闪，似乎想到关键之处，却一闪而过，又觉飞鸿杳杳了不可得，正要再细细思索一番，身旁人影一闪，却是灵空手提大把水果御剑而回。

灵空一脸堆笑，将水果全数递到画儿手中，说道：“画儿，你的琴声只怕比天庭的天乐还要美妙几分，人间不可多得。若是以后师叔我想听乐曲，可要弹与我听……来，吃水果，我已在山涧清水中洗过，新鲜无比。”

画儿也不客气，将葡萄、苹果悉数收下，蹦蹦跳跳地跑到一旁，一脸贪婪和甜蜜地吃起水果来，竟连一句话也未和灵空说。灵空自是不计较这些，将张翼轸拉到一边，小声说道：“若是我日后有求于画儿，你可要让她助我一臂之力，莫要让我丢了面子。”

张翼轸不解：“师傅会有何事有求于画儿？”

灵空神秘地一笑，摇头说道：“天机不可泄露！”说完，哈哈笑了一通，然后挥手扬长而去。

张翼轸见画儿独坐一旁，吃得满嘴汁汤，不觉莞尔。不经意瞧见画儿右手手腕之上有一道红绳，红绳之上系着一个指甲大小的竹篮。莲藕一般的手腕衬托娇艳的红绳相得益彰，引人遐思。愣了片刻，张翼轸猛然想起画卷之上的画儿手中是拎着一个竹篮的，原来化形之后，竹篮便成了首饰系在画儿手腕之上，倒也十分合适。

虽说小妙境竹舍简陋，但二人均安贫乐道，每日喝茶看书，倒也悠然自得。画儿生性喜欢琴棋书画，偏偏张翼轸却不喜下棋，画儿便一人写写画画，却也自得其乐。张翼轸更是乐得清闲，每每画儿写字或作画时，耳边便少了“为什么”的吵闹，正好让他自行参详当日心中偶想的御风或驾云之术。但一连想了数日，隐隐觉得有所得之时却又悄然不见，令张翼轸好不苦恼。

倒是两三日间，三元宫派来一些打杂道士，伐竹打桩，又在小妙境中建造了一座会客厅和一座客房。虽不大，但相比以前只有一座竹屋之时气派了太多，也增加了不少生机。

这一夜秋风渐凉，张翼轸打坐一番便早早睡下。道力近来却是精进不少，除了正常的经脉之外，体内隐隐形成一张密密麻麻的道力网，网络之间的通道也日渐粗壮起来。每次运功，多出的道力都用来补充道力网的壮大了，正常经脉却无丝毫变化。

睡到半夜，张翼轸忽然被叮叮咚咚的琴声惊醒，从床上一跃而起，心中讶然：三更半夜，画儿怎的有如此雅兴，夜半抚琴？忙推门一看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！

只见朦胧的月光之下，画儿盘坐花间，正素手如飞抚琴。在她前面不远处，在长可过膝的草间，有一女子身姿曼妙，正如翩翩蝴蝶踏草而舞。时而脚踏草尖，一掠而过。时而一飞冲天，矫若惊鸿。身姿绰约，恍如仙子。正是：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！

张翼轸张大了嘴巴：谁家仙子舞清影？



倾颖之心意朦胧

张翼轸痴痴地看着小妙境的夜色之中，一女子花间抚琴，一女子草上起舞，影影绰绰犹如梦境。

不过他心中却是清楚得很，眼前的一切断然不是梦中所现，而是真切地发生在眼前。因为那女子已然有所发觉，蓦地停下了舞姿，脚下不停，如流云一般滑到张翼轸面前，巧目笑兮凌云立兮，不是倾颖又是哪个？

二人相视竟良久无语，似乎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。眼前许久不见的女子，虽是云鬓花颜，却略显憔悴，终于还是少年开口说道：“倾颖，你怎的消瘦了？”

倾颖听了，竟是鼻子一酸，似乎心中的委屈和劳累终于有了可以发泄和依靠之处，眼泪不争气地簌簌落下。月下秋虫呢喃，琴声悠悠，倾颖轻声低泣，不承想再次重逢却是这般情景。

张翼轸却手脚不知所措，见倾颖落泪，只是手忙脚乱地站在她的眼前，也不知安慰几句。

倾颖哭了片刻，见面前的呆子一脸慌乱也不劝她一劝，不由得心中好气，一把拉过张翼轸的胳膊说道：“恁地小气，人家哭鼻子，也不借肩膀用用！”说着，不管不顾地将头靠在张翼轸肩膀之上，任凭泪水打湿他的衣衫。

张翼轸只觉一股清香扑鼻，龙女的少女体香与天生龙香混杂在一起，让这位不解风情的少年脑中轰然巨响，浑身僵硬，一时嘴不能言手不能抬脚不能动，犹如石化一般任凭倾颖将螭首轻轻压在肩上，心中狂跳不止，只有一个念头在心中不停回响：倾颖她……受了什么委屈？

正当这少年不知如何应对之时，耳边听得一声嬉笑，却是画儿来到了近前，也学着倾颖的样子将头压在张翼轸的左肩，嘻哈说道：“也不好玩嘛，为什么倾颖姐姐靠了半天也不离开主人师兄，叫画儿一阵好等！”

倾颖脸红如酡，如受惊的小鸟一般跳开，嗔怪地看了张翼轸一眼。

张翼轸讪讪笑道：“画儿，莫要胡闹……你怎么和倾颖一起在月下抚琴而舞？”

画儿急急抢白，似乎唯恐倾颖抢先说出，着急的样子惹人怜。

“倾颖姐姐驾云而来，一到小妙境我就有所察觉，忙出外查看。见是这般绝美的姐姐，就问她是谁，前来何事。姐姐见我也很惊讶，问我张翼轸是否在此居住。我就问姐姐，主人师兄是不是也是姐姐的主人师兄。姐姐不知道我的意思，没办法，我只





好勉为其难地为她解释半天，她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。姐姐好笨哟，连主人师兄是什么意思都不明白！不过姐姐驾云的姿势真好看，我就跟她学了半天，也没办法让云朵听我的话，真气人！不过画儿虽然不会驾云可是会弹琴，连主人师兄也夸我琴声绝妙。姐姐就让我弹琴给她听，我想画儿不能给主人师兄丢脸面，就尽心弹琴。琴声一响，姐姐就在月下起舞。姐姐的舞姿美妙绝伦，可惜画儿太笨学不来……然后，主人师兄你就醒了……”

张翼轸听了暗叫惭愧，没想到倾颖来了这么久他才发觉，若是坏人潜入小妙境，别说他保护画儿，恐怕连自身也难保。

张翼轸自然不知，画儿乃是天地造化所生，对于周围环境的变化感应之灵敏，即便地仙境界恐怕也不敢相比，此种天生之能不可以常理论之。

“实在是画儿的琴声无比美妙，让人情不自禁想要闻乐起舞。空对如此美乐，若我不以舞助之，只怕愧对这般天上地下难寻的无比乐曲……翼轸，我倒要恭喜你如有如此佳人相伴，怕是早就忘记倾颖是谁了吧？”

张翼轸被倾颖打趣，正期期艾艾不好应对之时，画儿插话道：“主人师兄，佳人是誰？倾颖姐姐生得这么好看，你为什么要忘了她？”

刚刚想好的说辞被画儿一搅乱又抛到了九霄云外。

已过了三更天，不如索性秉夜长谈。张翼轸便约倾颖到刚落成的会客厅一聚。

三人相围而坐，画儿正要点蜡烛，却见倾颖从袖中取出一颗夜明珠，向上一抛，便如皎月一般悬于众人头顶三尺之上，映得屋内一片亮堂。

就在这片青光莹莹的光亮下，就在画儿洗手煮茶的热气蒸腾中，就在眼前少年关切的目光中，伴随着窗外秋虫恍如梦境的呢喃，倾颖轻启朱唇，将她和少年分手之后的经历一一说出。

话说倾颖当日在东海之上遇到戴风和戴蛸子，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冲突，当场逼迫戴风亲口答应退婚的承诺之后，倾颖便和父王倾东回到海底龙宫，将倾渭尸身放置在水晶棺中，少不得又和母后及兄弟姐妹们痛哭一场。

其后几日，便是安葬倾渭等一应事宜。诸事完毕之后，渭水不可无主，在征得倾颖同意之后，倾东又发诏四海得知，渭水即日起归倾颖管辖。虽是中土小江小河，但天下之水均有暗流相通，是以必须令四海周知。

倾颖不可长住渭水，便又回渭水一趟，将渭水一应事宜交给归文成统领。归文成是东海龙宫辅佐倾东数千年的龟相归赛之子，为人稳重可靠，是不得可多的辅佐良才。日后渭水平常管理一应由归文成定夺，只有在兴云布雨之时倾颖赶到即可。

其间倾颖又回了一趟颍水，处理一些日常事项。只因母后哀伤过度，身体不适，

倾颖又返回东海龙宫陪伴母后一些时日。

这一日，倾颖正和父王倾东在龙宫说话，忽然收到禀报说外面有人自称戴戡，前来求见倾颖公主。

倾颖自是不想再见戴戡，倾东沉吟片刻却说：“颖儿，虽说你和那戴风达成退婚之约，然而戴戡却是事主，见他一见将话说明也是应该。”

说完，倾东却是眨眨眼睛，一脸风趣地说道：“和亲一事，其实为父也并不十分赞成，只是北海倾北和南海倾南力主和亲，我也只好随声附和。颖儿这般坚决退婚，莫非另有心上人了不成？”

倾颖被父王羞得一跺脚，气呼呼地转身跑了，留下倾东一人暗笑不止，一个人在房间中踱来踱去，不时地摇头和点头，时而微笑，时而皱眉，也不知道在谋划什么。

且说倾颖来到海面之上，见戴戡一脸风尘，神色疲惫不堪地站在那里，正翘首以待。一见倾颖现身，戴戡急急向前，拱手说道：“倾颖，你真的这般讨厌我戴戡，非要退婚不可？”

倾颖以为戴戡前来兴师问罪，也不客气，冷冷说道：“我和金王已然谈妥，你身为人子，应该服从金王之命吧？”

不料戴戡却无丝毫威风，黯然点头，说道：“父王之命我岂敢不从！只是我确实仰慕倾颖公主，若是倾颖何时回心转意，只需让我得知，戴戡若能讨倾颖之欢心，赴汤蹈火在所不惜！”戴戡言之凿凿，倒也是肺腑之言。

倾颖却不为所动，脸如冰霜，当下便要转身离去，却见眼前金光一闪，正是戴戡拦住了去路。

倾颖大怒：“戴戡，莫非要用强不成？”

东海之事终难成

戴戡虽是金翅鸟中数一数二的猛将，却偏生在倾颖面前提不起威风。见倾颖动了真怒，他忙赔罪道歉，然后将他和戴婵儿被黑风子设计捉拿，黑风子又将他们交给他的师傅天媪子，天媪子本来要带他们去一天柱取九幽之火将他们炼化，却路遇张翼轸和青丘，几人大战一场，他兄妹二人为张翼轸所救，以及其后种种事情详尽地说了一遍。只听得倾颖瞪大了一双美目，难以置信戴戡兄妹二人离开渭水之后竟是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更为张翼轸有惊无险的经历担心不已。

“倾颖莫怪，我今日前来只是想告知你，凡间魔门重现世间，非但我等金翅鸟在





他们眼中可炼化成如意珠，你等龙族对于魔门来说也是全身是宝，只怕也在他们的算计之中。以后行走世间，倾颖一切要小心从事！”

“要你来管！”倾颖听到张翼轸一人上路竟是这般险象环生，心中一时慌乱不定，想到涓水宫中的相扶相携，眼眶不知不觉湿润起来，恨不得立刻驾云前去小妙境与他相会。

听得戴戡在耳边的啰唆，心中却更是愤恨。

“戴戡，你只需管好自已的事情即可，无须假装好人。你我从此便如同路人，请你自重。”

戴戡见倾颖一听到张翼轸的名字便神情紧张，关切之意跃然脸上，脸上一丝怒意和忌妒一闪而过，又听倾颖说出如此决绝之言，心中更是无比烦恼，却又不好当面发作，哼了一声说道：“莫非倾颖真的喜欢那凡间小子张翼轸不成？哼，除非他真有莫大机缘能够成就飞仙之体，否则终有一日我会与他公平大战一场，胜者赢得倾颖芳心，败者死无葬身之地！不过我金翅鸟恩怨分明，张翼轸救我和婵儿一命，我自会先报恩后报仇。倾颖，戴戡对你之心，天地可鉴！”

说完，也不理会倾颖一脸怒容，飞空而去。

倾颖心知若是戴戡想杀张翼轸，以翼轸之修为，断断不是神通广大的戴戡的对手。

倾颖心中着急，忙返回龙宫，将戴戡之言告知父王，便要立即动身前往三元宫小妙境通知张翼轸小心戴戡和戴婵儿。

倾东背着双手，缓慢走了几圈，对一脸焦急的倾颖说道：“颖儿，此事不可操之过急！张翼轸刚刚救了戴戡之命，而且金翅鸟一族又被魔门视为可炼化的宝物，短时间内，戴风绝对不会让任何人离开无天山。戴风为人虽是纵容属下又极为护短，但尚有恩怨分明之心，现在也不会允许戴戡兄妹贸然杀害张翼轸，更何况如今情况，戴风恐怕还有求于中土道门。

“魔门在凡间现身，此事非同小可，我稍后也会立即通知四海及中土水族，严防魔门之人的异动。须知凡间之事上应天庭，既然凡间魔门重现，怕是天魔有变。这天魔，可是让天帝都头疼的厉害角色！不过魔门既然未动我龙族，我等也不好主动挑起事端，也免落天魔口实。另天帝既然不诏令天下皆知，或有深意也未可知，更是不可轻举妄动，若是坏了天帝的计划，其罪甚大！”

“如我猜测不错的话，不出两三日，戴风必会正式派人前来送婚书，正式解除婚约。同时还会提出与我龙宫联手共同对付魔门，而且戴风必定会大张旗鼓地前去三元宫送去贵重礼物，对张翼轸无意救下戴戡兄妹以示谢意。戴风此举一是拉拢中土道门，二是好叫魔门得知，他戴风与中土道门虽非盟友，但也绝非敌人。既然戴风要演一出

好戏，我龙宫不好暇以整静心观看，岂对不起戴风的一番良苦用心？”

倾东说完，扬扬自得地哈哈一笑，似乎颇为他的聪明和推测而沾沾自喜。

倾颖却不理会父王的深谋远虑，她只担心张翼轸安危，焦急地说：“可是，万一戴戡发疯，以他的御风术飞到三元宫也用不了几个时辰，顺手杀了翼轸然后再返回无天山，戴风又能拿他如何？”

倾东眯起眼睛，微微一笑：“没有可是，你现在哪里都不许去！在戴风没有退还婚书之前，你仍然是戴家的媳妇。若是以戴家媳妇的身份去私会其他男子，被戴戡撞个正着，那戴戡便有理由说是张翼轸勾引他的未婚妻，先前救他之恩便一笔勾销了，以后便随时可以找他公平一战。张翼轸哪里是戴戡的对手，所谓公平不过是掩人耳目罢了。”

倾颖还想争辩什么，倾东一挥手，一道匹练的光华蓦然从袖间飞出，围绕倾颖飞快转了一转。倾颖只觉眼前一暗，便沉沉睡去。

倾东吩咐侍女将倾颖扶回房间休息，这才咳嗽一声，说道：“倾洛，出来吧，你偷听半天了，别以为父王不知道！”

一位眉目纤秀、气质文雅而高贵的少年从门外闪身进来，一脸讪笑说道：“父王，孩儿哪里是在偷听，不过是前来复命早到了片刻！方才孩儿奉父王之命暗中观察戴戡，果然那厮等姐姐走后，暗中隐藏在云端等候，等了半晌不见姐姐出现这才悻悻而去。父王神机妙算，一猜就中。”

倾东笑骂道：“倾洛，你何时才能稳重持成？怎的还这般小儿心性，如此顽劣！”

被父王训斥，倾洛丝毫不恼，向前轻拍倾东后背，嬉皮笑脸地说道：“父王息怒，龙生九子，子子不同，你不能指望我们都如大哥倾长一般稳重宽广吧？再说孩儿毕竟还小，躲在门外偷听父王教训姐姐也是一件趣事，这龙宫虽然广大，也并无太多好玩之事，恁地无聊。”

倾洛说着，眼珠一转，话题又转到张翼轸身上：“父王，你不会真的允许姐姐去找那个凡间小子吧？我看姐姐芳心萌动，怕是真喜欢上了那个凡人。”

倾东少有的一脸肃穆，沉思半晌方才缓缓说道：“仙凡有别，断难逾越，倾颖少女心性，偶有所动也是正常。不过若是真因那凡间小子动了凡心，却是万万不可。莫说天条，便是我也断然不会允许。此事需从长计议，倾颖性子刚烈，只可徐徐图之，不可用强。不过现在那张翼轸为戴戡所不容，又无意中得罪魔门中人，况且本身又道家低微，只怕命不久矣，是以也并无多少可担心之处，哈哈！”

倾洛嘿嘿一笑，说道：“如此甚好，我可不想有一个凡人姐夫，端的辱没了声名！实在不行，我便前去三元宫杀了那小子，省得多事！”

“哼！”



被倾东冷哼一声，瞪了一眼，倾洛急忙低下头，一脸讨好的表情说道：“父王，姐姐退了婚约，我和戴婊儿的婚约也一并退了吧。那戴婊儿行事乖张，为人暴虐、冷酷，我可不想娶她为妻。万一有一天她一发脾气将我吞下肚去，父王你可就少了一个疼你爱你的儿子！”

倾东脸色一沉，缓缓说道：“倾洛，你和戴婊儿的婚约依然有效，与倾颖婚约取消无关。这嫁女与娶媳断然不同，有戴婊儿嫁到我龙宫，谅那戴风日后行事会多有顾忌。到时戴婊儿身为我龙宫儿媳，若是行事不端，行为不庄，传将出去，丢人的是戴风，又不是我倾东。倾洛，此事无须多言，父王自有主张。”

三日后，戴风果然派戴庆送来戴戡和倾颖婚书。

这戴庆是戴风手下第一文臣，素来以足智多谋著称。戴庆先将倾颖大大夸奖一番，又拿出许多珍宝作为当日倾颖说出黑衣人之事的报答，又说戴风甚为遗憾，没有福德做倾颖的公公，客套完毕，话题一转，说道：“好叫龙王得知，那魔门胆敢掳去金王一双子女，丧心病狂之下必有阴谋诡计，只怕也会对龙族不利。我家金王之意乃是要和龙族联手共御魔门，毕竟那魔门隐于暗处，若是他们各个击破，确实令我们防不胜防。”

倾东微笑点头，态度极为诚恳，说道：“还请转告金王，小女倾颖生性顽劣，不服管教，难入金王尊贵之家，是以退婚之事，并非老龙本意。只是小女自小娇纵，还望金王莫怪！这联手一事自然无须多言，定当全力协助金王对抗魔门，毕竟两族还是亲家，无喜公主日后乃是我龙宫之媳，即便金王不开口，我等龙族也自是同仇敌忾、上下一心，以助金王一臂之力。”

戴庆连连道谢，心中却暗骂这老龙果然狡猾无比，说话滴水不漏，不嫁女儿了还要想娶别人女儿当儿媳。口口声声说是协助金王，言外之意却是让金王与魔门直接对抗，他们龙族躲在后面摇旗呐喊。四海之中，怪不得以东海为尊，这老龙果然老奸巨猾，不好对付。

戴庆心道无喜公主所托退婚一事看来再无可能，只怕回去之后又会被她大闹一通，无奈套话说尽，只好起身告辞。倾东也不强留，命倾洛出海相送。

倾洛愁眉苦脸地将戴庆送到海面，小心问道：“敢问戴大人，那无喜公主是否素来喜怒无常？”

戴庆一愣，随即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无喜公主不过是喜欢玩耍罢了，小孩心性，并无大恶。不过她向来不喜欢龙族倒是真的，曾听人说，无喜公主最大的心愿便是一生吃够一百条龙！”说着，扔下吓得瞠目结舌的倾洛，带着一丝满足和得意飞天而去。

按下垂头丧气回到龙宫复命的倾洛不提，再说这小妙境上却是朝霞灿烂，百鸟齐